



西人十篇

係明萬歷間正洋利瑪竇所撰
附西琴曲意八章
此書分上下二卷
計十

缺卷上
五篇

畸人十篇
全
二卷



刻畸人十篇



西秦子浮槎九萬里而來所歷沉沙粒
颯与夫啖人眼人之國不知幾許而不蓄
不害致之求友酬應頗繁一介不取又不
致之絕始不肯以為異人已覩其不婚不
宦寡言飭行日惟是潛心修德以昭事乎
上帝以為是獨行人也復徐叩之其持議

西人十篇序
崇正闢邪居恒不釋卷經目終逆順
誦精及性命博及象緯與地彙及句股
算術有中國儒先累世發明未晰者而悉
倒囊其數一二則以為博聞有道術之人迄
今近十年所而習之益深所稱妄妄行
妄念之戒消融都淨而所修和天和人
己之德純粹以精意期善世而行絕於

畦語無擊排不知者莫測其倪而知者相悅
以解間商以事居如其言則當不如其言則
悔而後識其為至人也至人侔於天不異於
人乃西秦子近所著書十篇与天主實義相
輔行世者願自命曰畸人其言関切人道大
約澹泊以明志行法以俟命謹之若志以
提身絕欲廣愛以通乎天載雖強半先

聖賢所已言而後言喻博證之人讀之而
迷者豁貪者醒傲者愧妬者平悍者涕
至於常念死候引了善坊惡以祈宥於帝
天一唱三歎尤為礙世玉論何時之與有
蓋嘗悲夫死之必於不免且必能以遲
速料也上帝之臨汝而不可貳也獲罪
于天之莫禱也惡人齋戒之可以事帝

也童而習之智愚共識然而迷繆本原
怠忽祇事年富力強而名志迅奮鐘鳴
漏盡而為諱改圖者衆也非譚玄以罔
生即後佛為起死之可起生亦罔世有
是其人心之病愈劇而救心之藥亦得不
瞑眩瞑眩適于德猶是膏梁之適于口
也者知十篇之于德適也不時也

萬曆戊申歲日在箕虎林李之藻盥手謹
序



重刻畸人十篇引

余遊於利先生習其人蓋庶乎古所稱至人也
而名其與諸公問荅之語曰畸人余讀之求所
爲畸人者何在其大者在不怖死其不怖死何
也信以天也至其自信以天又非矯誣於冥冥
也曰天所佑者善耳吾善之蘄有善焉吾善細
蘄大善焉密之念念刻刻用以克厭天心者未
食天報而去來之際自無弗灑然也夫世之芒
於死生者驟聞若說有不駭以爲吊詭者耶卽

謂之畸人宜也抑余考載籍所稱天主天堂地獄諸論二氏書多有之然其言若何漢欄柄莫執而西庠之傳不然其指玄其功實本天之宗與吾聖學爲近第聖學言現在不言未來故曰未知生焉知死蓋藏隱於顯先民於神也至其獨叅獨證而指點於朝聞夕死之可則所謂性與天道中人不可得聞矣乃彼中師傳曹習終日言而不離乎是何也大抵吾儒之學主於責成賢哲以故御天之聖首出庶物而立命之笑

亦無貳於死壽之數彼百姓特日用不知耳而西庠之學蕪於化誨凡愚是以其教之行能使家喻戶曉人人脩事天之節而不及叅贊一截事此則同而不同者也雖然吾華誦說聖言者不少矣利害得失臨之而能不動者幾人况生死乎童而習焉白首而莫知體勘者衆耳今試取茲篇讀之耳目一新神理畢現直指處何寤弗醒反覆處何結弗破不令人爽然自失而竦然若上帝之臨汝耶則茲刻之裨世道非小也

客有問於余曰如子言西學其遂大行於吾土耶應之曰是未可知也乃余嘗讀墨子天志諸篇矣其道在尊天事鬼兼利天下而不蓄私每篇之中於天意三致意焉雖出於道家多附會較畸人十篇精麗殊科然大指可觀矣夫墨子者固周漢間與孔氏並稱者也吾以知茲刻之行於華與天壤並矣客曰然遂併書之以復於利先生云

勾吳周炳謨書



題畸人十篇小引

木仲子因徐子而見利子利子者大西國人也多顛寡言持其國二十經者甚力間以語聽者不解利子乃爲天主實義以著其凡能聽者解矣利子乃爲畸人十篇以析其義木仲子終其業而深嘆利子之異也西國去中州十萬里有天有地而不能相通通之自利子始利子經國都以百數獨喜中州其航海也蛟龍獠鬼之區諸啖膾人類者不少利子從枕席井竈上過之

去身毒為最近獨深闢其教所習為崇善重倫
 事天語往往不詭于堯舜周孔大指每過一國
 都輒習其國都入中州即習其語言文字經史
 聲韻之詳不少垂盤且不難變其俗而從中州
 冠履之便為利子者有八難世俗所服為能離
 遠能杜慾者不與焉木仲子終其策而深嘆利
 子之異也噫世無二理人無二心事無二善仰
 無二天天無二主謂利子之異為吾人之常豈
 不可乎即木仲子所演十規木仲子之心也利
 子之心也人人之心也亦天主之心也即世無
 利子利子之道固行矣彼顯處視月牖中窺日
 存乎其人何與利子請不以世代之古今道路
 之遠近幽明之隔闕障之

渤海王家植木仲識



或問畸人之言天堂地獄也於傳有諸曰未之
視也雖然其說辯矣顏貧夭距富壽今不天堂
不地獄也而可哉大德受命受命而德施彌溥
報以蒼梧伐木削跡之身兩楹奠而素王終即
子孫乎丹朱傲外丙仲壬殤伯邑考醢奚報焉
惟是衍聖之爵延世顧易世而子孫之面目名
號賢愚悉不可知以代聖人受賞此足以厚聖
人乎不天堂又不可也或曰秦醜酷而其義不

存是一說也顧西秦子所稱引經傳非一固可
繹也然則與瞿曇氏奚異而云儒曰彼所爲實
玉大亏之竊西秦子別有辯也經術所未睹理
所必有拘儒疑焉令瞿曇氏竊焉又支誕其說
以惑世而西秦子子身入中國奪而歸之吾儒
以佐殘闕而振聾憤不顧詹詹者之疑且訕其
論必傳不朽其原則剝非常是以自謂畸人

涼庵居士識

冷石生演畸人十規

十規西國之微旨也或曰細蘊或曰顯道或
曰臆之或曰公之或曰事天交友茲其濫觴
人不可以無年可以無年眇年眇滿人可以無
歲不可以無歲多歲多慧日隱天夜念息人夜
屑越戲娛獸行禽化歲與年契年與歲雋來者
誰牽速者誰留智者知日大智憂年不祥空亡
贈心嗜愆惟勤心活惟虛氣聚冥去冥來昭格
天主

萬鎰行估百金儼屋勾子噉號一錢信宿息氣
接睫儻焉廼同不如歸家務我圃農人之處世
亦復然然棄家馳逐夫何有焉失或寒冰獲斯
火熾仰儻大圓爾司何事濁貪貪利清貪貪名
清其如蚓濁其如鼯西國先達黑蠟德牧黑蠟
恒笑德牧恒哭笑噉失心哭傷喪性一念沉淪
比諸破鏡堅忍順受棲澹化瞋天主降鑿脫之
苦辛

爾緣何息云胡不生爾依何來云胡不死死匪

可諱死乃得止胡齒斯促而欲斯長胡生斯繁
而歸斯駛思矣思矣不如退而脩行徐候其所
下士生不如死死不如生至人生如其生死如
其死惟其能生是以能死非仙非佛不怖不特
法雅哥般問黑入多旣覲天主不廢嘯歌

歿壽不貳朝聞夕死傳茲靈心曰脩曰俟旦晝
所行宵無嗔平生所營死無羶乎冰天胡婦
爲燭熄乎南海黎澗湛矜式乎當境誼赫誰滕
解乎身後虛名可留繫乎施勞伐善驕且吝乎

海明八十一
邱老耽存擅以爭乎馴茲五益用守三和如雲
經天如水隨波數羸皇皇數消廩廩存順沒寧
天主用鞭

四時不行萬物不生雖稱玄默了無一成惟其
無言行生相禪終日風雷寂寂莫見載塞其窳
載捫其舌不言躬行何騰虛說瑣格刺得邦伴
責煖有口如人載緘載罕欽惟天主守舌寡尤
匪醉匪夢鼓妖可羞

不戒殺不窮味苦不厭茶甘不厭薺饑渴害心
饜飫損氣清虛日來渣滓日棄先正曰人莫不
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吾酌之以玄酒調之以太
羹奉而薦之天主天主嘉澹泊賞櫻寧習於齋
遠於豐中士治身上士治神中士治氣上士治
心省是良藥爲是煎煮夜夜朝朝心口相語經
火燻灼見炭顛動自訟自悲再犯再病省是良
藥悔是良方珍重一爲何用不臧辟諸農夫去
礫去草苟無種菽蕘稗翻好辟諸僕人不博不
醜苟爲坐糜不如井杵織惡必除微善盡體天

主鑒之錫以福祉

鳥生以飛人生以勞勞者息以死飛者息以巢
情所歡喜中藏煩惱世人不知遂心是好情所
勞頓中藏鼓舞世人不知勞形是苦苦者不苦
不苦者苦豈忍一逸易茲百苦爲善亦苦去惡
亦苦受苦一生却能離苦天路甚樂天門甚卑
天時甚長天堂甚低地下有獄一入不出何時
耽淫變爲骸鯨彼浮屠氏竊其近似設爲輪迴
變人心志惟樂最苦不苦不樂天主召之駐茲

廖霽

人以死生患得患失一引其心皇惑成疾或說
吾行或說風水一中膏肓畏死不正請驅小數
請芟邪魔我生有爲我死無他善種種心惡種
種語黜陟分別天主自主

世間作業人莫如守財虜剖身以藏珠朝夕事
歛聚纖利竭羊羔顆粟堆倉廩不肯矚窮乏但
知敬商賈疲精如馬牛心計師狐鼠嗜利類蝨
蠹驕癡類虺虎嗚呼氣盡時持何見天主貧者

士之常善者福之府兩路分人禽智者自識取
多少聰明漢惺惺檢絲縷

重刻畸人十篇卷上

利瑪竇述

後學汪汝淳較梓

人壽既過誤猶爲有

第一

李太宰問余之年余時昉造艾則答曰已無五旬矣
太宰曰意貴教以有爲無耶余曰否也是年數者往
矣竇不識今何在故不敢云今有爾太宰疑之余繼
而曰有人于此獲粟五十斛得金五十鎰藏之在其
廩若橐中則可出而用之資給任意斯謂之有已已
空廩橐費之猶有乎夫年以月月以日累結之吾生

世一日日輪既入地則年與月與吾壽悉減一日也
月至晦年至冬亦如是吾斯無日無年焉身日長而
命日消矣年歲已過云有謬耶云無謬耶太宰惺余
先答之意大悅曰然歲既逝誠不可謂有與余又曰
苟有人焉獲金幾許鎰粟幾許斛用之易布帛什器
以自養養老慈幼無卽無矣猶可爲有焉若呼盧擲
去之或委諸壑或與之非其人也無爲真無矣惜
乎竇已往之年於國治無功於家政無營於身德無
修是年時已用徒用也則今無而誠無之矣令我僞
云猶有乎太宰曰噫子何言之謙也以爲徒過光陰

無所事事無前壽矣世有不肖子從少臻耄侮天耳
害人耳汚已耳天大慈更益之以壽望其改行而彼
反用之增愆也迨身將斃則年數與惡積等焉殆哉
子言之其壽有乎無乎余曰不如未生矣旣而太宰
易席于堂見其諸戚述前問答語曰夫西庠實學大
獲裨於行汝儕當繹之勿忘矣嗚呼時之性永流而
不可留止焉已往年不爲有矧未之來與余故爲日
晷箴曰時之往者已去而不可追時之來者未至而
不可迎時者何在惟目下過隙白駒可修可爲藉如
用此以作無益則有益者待何時乎凡物之失以力

可追復以勤可裨補惟時者否也今日一去來日益多今日益遠矣胡能復迴乎來日之日力僅足來日之事爲耳胡有餘以補今日之失乎春已至農不得補冬之失時老已至人不得補少年之失時也故無時可徒費焉夫物之爲我有而便于用者無如吾之年年者與我同生同死無人能強脫之無時不我隨無處不我左右矣智者知日也知日之爲大寶矣一日一辰猶不忍空棄也昔日吾鄉年有一士常默思對越天主務以行事仰合其旨不得爲俗事所脫一日值事急茫然一辰忘而勿思旣而猛省卽悔歎

日嗟嗟盡一辰弗念天主如禽獸焉茲士一辰不思道咤已爲禽獸有人終日無是念期年忘之奚不嘗已爲草木土石乎哉至人者惟寸景是寶而恒覺日如短焉愚人無所用心則覓戲玩以遣日我日不暇給猶將減事以就日也暇嬉游哉實心務道者視已如行旅懷珍貝走曠野俄日暮昏黑而不識路又不
知安宿處遠耶近耶是時可緩行乎可不戒心勤慎乎夫日本無不祥無空亡凡有日不聊用寡汝過不聊用長汝德卽此日也可謂日之不祥日之空亡耳常人爲財有急用恒自惜財君子爲日有正用恒自

惜日嗚呼世人孰有重視時孰不輕一日容易棄擲
焉而烏知一日之功吾可致無盡善可免無量愆鄙
哉蜘蛛之爲蟲也終身巧織張細罟羅蚊蠅而數爲
風所散壞也人有終生務淺微下猶不得遂何異
此乎

世事世物吾不

可卻亦不可留故賢者借心焉不肖者贈心焉借者
暫寄贈卽非吾有矣吁世之人何大悞也晨夕亟于
俗情若論及道德檢心修行事便曰註也輕也第吾
不暇耳處不註不輕則暇迄爲註且重者卽曰不暇
非猖狂哉人縱有甚急事未嘗不日日却冗再三食

也未聞曰不暇矣以養身必却冗于事隙如此其勤
焉以養心不能乎爲養心德求汝却冗於事隙亦足
覩赧甚矣矧求而不得之與痛哉痛哉

人於今世惟僑寓耳

第二

馮大宗伯問余曰吾觀天地萬物之間惟人最貴非鳥獸比故謂人參天地然吾復察鳥獸其情較人反爲自適何者其方生也忻忻自能行動就其所養避其所傷身具毛羽爪甲不俟衣履不待稼穡無倉廩之積藏無供爨之工器隨食可以育生隨便可以休息嬉遊大造而常有餘閑其間豈有彼我貧富尊卑之殊豈有可否先後功名之慮操其心哉熙熙逐逐日從其所欲爾矣人之生也毋先痛苦赤身出胎開口便哭似已自知生世之難初生而弱步不能移三

春之後方免懷抱壯則各有所後無不苦勞農夫四時反土于畎畝客旅經年徧度于山海百工無時不勤動手足士人晝夜劇神殫思焉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者也五旬之壽五旬之苦至如一身疾病何啻百端嘗觀醫家之書一日之病三百餘名況磬此全體又可勝計乎其治病之藥大都苦口卽宇宙之間不論大小蟲畜肆其毒具徃爲人害如相盟詛不過一寸之蟲足殘七尺之軀人類之中又有相害作爲凶器斷人手足截人肢體非命之死多是人戕今人猶嫌古武不利則更謀新者展轉益烈甚至盈野

盈城殺伐不已縱遇太平之世何家成全無缺有財貨而無子孫有子孫而無才能有才能而身無安逸有安逸而無權勢則每自謂虧醜極大喜樂而爲小不幸所泯蓋屢有之終身多愁終爲大愁所承結以至于死身入土中莫之能逃故古賢有戒其子者曰爾勿欺已爾勿昧心人所競徃惟于墳墓吾曹非生是乃常死入世始起死曰死則了畢已月過一日吾少一日近墓一步

常畏所不得避患何時安乎誰能夫此只訴其外苦耳其內苦

當之凡世界之苦辛爲真苦辛其快樂爲僞快樂其勞煩爲常事其娛樂爲有數一日之患十載訴不盡

則一生之憂事豈一生所能盡述乎人心在此爲愛惡忿懼四情所伐譬樹在高山爲四方之風所鼓胡時得靜或溺酒色或惑功名或迷財貨各爲已欲所牽誰有安本分而不求外者雖與之四海之廣屯民之衆不止足也愚矣然則人之道人猶未曉況于他道而既從孔氏復由老氏又從釋氏而折斷天下之心于三道也乎又有好事者別立門戶載以新說不而三教之岐必至于三千教而不止矣雖自曰正道正道而天下之道日益乖亂上者陵下下者侮上人暴子逆君臣相忌兄弟相賊夫婦相離朋友相欺

滿世皆詐諂誑誕而無復真心嗚呼誠視世民如大海中遇風濤舟舶壞溺而其人蕩漾波心沉浮海角且各急于已難莫肯相顧或執碎板或乘朽蓬或持取籠隨手所值急操不捨而相繼以死良可惜也不知天主何故生人于此患難之處則其愛人反似不如禽獸焉余答之曰世上有如此患難而吾癡心猶戀愛之不能割使有寧泰當何如耶世態苦醜至如此極而世人昏愚欲于是爲大業闢田地圖名聲禱長壽謀子孫慕弒攻併無所不爲豈不殆哉古西國有二聞賢一名黑蠟一名德牧黑蠟恒笑德牧恒哭

皆見世人之逐虛物也笑因譏之哭因憐之耳又聞
近古一國之禮不知今尚存否凡有產子者親友共
至其門哭而弔之爲其人之生于苦勞世也凡有喪
者至其門作樂賀之爲其人之去勞苦世也則又以
生爲凶以死爲吉焉夫夫也太甚矣然而可謂達見
世之情者也見世者非人世也禽獸之本處所也所
以于是反自得之餘也人之在世不過暫次寄居也
所以于是不寧不足也請以儒喻夫大比選試是日
士子似勞徒隸似逸有司豈厚徒隸而薄士子乎蓋
不越一日之事而以定厥才品耳試畢則尊自尊卑

自卑也吾觀天主亦置人于本世以試其心而定德
行之等也故見世者吾所僑寓非長久居也吾本家
室不在今世在後世不在人在天當于彼創本業焉
今世也禽獸之世也故鳥獸各類之像俯向于地人
爲天民則昂首向順于天以今世爲本處所者是欲
與禽獸同群也以天主爲薄於人固無怪耳天主所
悲憫于人者以人之心全在于地以是爲鄉惟泥于
今世卑事而不知惺望天原鄉及身後高上事是以
增置荼毒於此世界欲拯拔之焉且天主初立此世
界俾天下萬物或養生或利用皆以供事樂我輩而

吾類原無苦辛焉自我輩元初祖先忤逆上帝其後來子孫又效之物始亦忤逆我而萬苦發則夫多苦非天主初意乃我自招之耳大宗伯聞畢嘆曰噫嘻此論明於中國萬疑解釋無復有咎天之說天何咎乎夫前聖後賢凡行道救世者其一生所作莫非苦辛焉設造物者令成道人身後與草木並朽而無有備樂地使之永常安享則其所歷苦辛造物者竟無以酌之豈不使世人平生疑惑乎哉且高論所云無非引烝人于實德沮人欲不殉虛浮堅意以忍受苦辛不令處窮而濫強志以歸本分別尊類於醜彙皆真論也從是日大宗伯大有志於天主正道屢求吾所譯聖教要誠命速譯其餘又數上疏排空幻之說期復事上帝之學於中國諸庠嗚呼傷哉大宗伯大志將遂忽感疾而卒遂孤余之所望也嗚呼嗣而後大都之中有續成其美意者歟余日望之

常念死候利行爲祥 第三

余問于徐太史曰中國士庶皆忌死候則談而諱嫌之何意答曰罔已也昧已也智者獨否焉子之邦何如余曰夫死候也諸嚴之至嚴者生之未盡人之終界自可畏矣但敝邑之志于學者恒懼死至吾所喜不設備故常思念其候常講習討論之先其未至豫爲處置迨至而安受之矣人有生死兩端以行世如天有南北二極以旋繞於宇內吾不可忘焉生死之主不使人知命終之日蓋欲其日日備也有備則無損矣聖經曰守矣夫將來如儉者儉者闕主莫慮耳

是以凡聞訃皆驚曰某斃乎曰某斃乎誠不意其死矣聖教中凡稱神稱聖者無不刻刻陳死候目對心惟以爲沮惡振善之上範也徐子曰如是急乎余曰生人所明莫明乎死之定所不明莫不明乎死之期不論王公賤僕盡人之子誰不有一日焉或旦不及暮或暮不及旦乎誰居甲能保乙乎汝不知死候候汝于何處汝當處處候彼可耳故智士時冀死候相值持此爲生也世之人慮死候若遠焉抑孰知此身恒被死耶吾今已死大半耶旣往之年皆已爲死將去耶旅人航海宿艚中坐立卧食如停不行焉而其身晝夜遷移曾無止息且不問汝

欲不欲倏就岸而湏登矣二船相值其間各以彼爲行動以已爲在止而實則俱行矣世人或謬云吾命今日如是詰朝亦如是而吾生實汲汲逝趨沒無停也雖誤云彼有疾且死我安且生而彼我息息並就終也有以勺勺盡瓮水將謂末一勺乃竭盡之乎非也自初至末每勺竭盡之矣夫人命亦謂卒日爲終而實日日終之矣夫吾此生命也非如西江之水也江水有源下流洩之土流增之則江永存不涸也生人者如燭耳恒自消化誰益之膏油乎故漸至燼滅矣人少而冀長長而冀壯壯皆冀死也已壯之後隨老

老之後隨死矣誰欲行路而不欲至其域乎是以總
總蒼生吾未識死人寓此世界中活耶抑活人寓此
世界中死耶未定也徐子曰子之玄語皆實今世俗
之見謂我念念言言行行悉向善卽善矣如念死候
之不祥便目爲凶心凶口焉是故諱之余曰不然施
我吉祥卽爲吉祥施我凶孽卽爲凶孽是死候一念
能祐我引我釋惡而執善則世之祥 祥乎是耶彼
言域而竇言至域之道矣欲至其域先由其途也惟
途難焉子不聞爲善如滂流行舟乎有常念死候之
近而不得免心于縱恣者焉況以是憚凶心凶口而

諱言之豈非長惡之門歟凡不肖從欲者槩由忘死
之近而自許壽修之僥倖耳若爲善者自許壽不如
自許夭矣蒼生之生字內如矢如鳥速飛無遺迹如
景如夢無體可持也而人於此營大業如永久居焉
哀哉南方有國名黑人多古法未造墳墓不得製室
屋其俗居室陜隘而墳絕廣大謂居室次寓數年之
暫吾常居者獨墳耳故以此爲急崇飾之也敝鄉昔
年有隱士曰雅哥般棄家游世一切捐舍人目爲清
狂有所知買得四鷄囑令携歸家雅哥般許之徑持
去其人還家問則無有謂雅哥般誑已也他日遇諸

塗就而問之曰向托汝鷄安在乎曰汝命歸汝家安在乎其人訝之引與偕行至其人生壙中則四鷄在焉其人愈益訝曰吾托汝携歸家曷置之塚乎曰彼汝寓此汝家也嗟乎雅哥般曷狂其爲此以警我曹不其深歟夫造物者造人貴絕萬類但其壽不及樹木與禽獸者何意乎今之人壽短乎古造物者惜憐之耳子不見世愈降俗愈下乎父之世不如祖生我世不如祖父而我以後將轉之於益下者孫也人增咎天增罰不善之殃矣然則人之生世亦終身煩寃耳徒得生之名而實與苦俱來與苦俱去也百年之

中非是度生是度苦海也則死豈非行盡苦海將屆岸乎苟歲月久長豈非逆風阻我家歸乎嗚呼世人以命之約者省苦也減咎也則死非凶凶之終竟耳似不爲刑罰刑罰之報耳君子明知天主借我此世以僑寓非以長居則以天下爲寓不以爲家吾常生別有樂地爲我常家焉且本生之壽縱長久比之常生不滅其爲短也可勝言哉輿地總誌記泥羅河之濱有鳥焉日出而生日入而死則其壽盛乃一晝耳必夫在卯爲嬰偶死爲殤矣以辰巳爲幼爲壯能見日中爲至艾頽白以未爲老而幸得至申酉爲耄爲

耄矣豈異吾於百歲之微置是節乎是以志乎常生者凡有終之生成爲湏臾特此湏臾端倪爲吾身後全吉大凶之所窳係故不可不慎焉凡所望于壽修者冀以了畢是生之事耳智者未至死而生之事已完矣若不肖者已死而未嘗始生也凡真實急切之行俱待明日矣不知從明日者必不能得之焉已至明日明日非明日乃今日也明日已往矣誠如翻車水簞先後比次次簞裁上則前簞已傾矣席上設有肴饌百噐而日中有一噐蠱也食必死則此百噐者吾全不其嘗之矣吾數日之命明知必有一日帶死

而不知何日則我宜一一疑而不迷於其樂夫人命非獨短淺而已短淺之中尤無定期矣何日不聞某暴病死乎某被壓被溺被焚死乎某行市偶飛瓦中首昂風死乎某出門偶蹶輒偃僵不起乎某腹痛誤飲湯一杯死乎某夜新娶詰朝已亡乎塵埃易散琉璃易碎猶不足喻人命之危脆也吾命無一日之定而芒人圖多年之謀若壽在其手焉從而分定其事如製衣者置帛于案而分畫之以若干爲衣若干爲裳愚也哉嗚呼母恃年之茂身之強矣所見死下徃徃幼者多乎老者強者多乎弱者也子入陶肆閱諸

器小大厚薄不一問是諸器孰先壞必不曰薄者先壞厚者後壞也又不曰先出陶者先壞後出者後壞也惟曰先偃地耳葆祿聖人謂人之身與神曰吾曹得金貝藏於陶具也則此身體陶器焉易碎矣何論雜老哉吾視圖畫以手模之其所畫物物皆近而巧士以法加減色使我目誤視如或遠焉或近焉世界一圖畫耳人人皆近於死無復遠者不可信目之化而謬曰或遠或近矣以是觀之吾不謂今日乃我所稟命終之日必不能使我善用此日也以吾年寡多爲善行是豫獲長壽利矣至耆老而不能爲善豈不

失長壽利乎人壽恒短人欲恒長短其壽者戒其欲之長也苟能自知前路不長所當止宿不遠何必盛聚資費哉未老謀善度生已老則圖善受死可也老者勤積財尤異焉家彌適彌急於路費乎特伯國法老者至八旬母許用醫曰此時非謀生之時乃備死時耳士君子生或逢時不幸不容我善度生孰能禁我善受死乎吾願生死均善不可得兼寧善死焉一死光明照耀終生也昔有問西土賢疇之壽爲至長曰至至善之候又問君子生世宜幾何時曰至可生之分限耳辣責得滿西土之名邦也其習俗視生死

無二惟論理當否有詩人作詩云士臨陣與其失命寧失刃當路聞之以爲大僂流之遠方其餘風及于閨閣亦皆輕死尚義本國史載一母有子出禦寇死之或告之曰令子死國難矣母安坐弗動曰我政爲今日生此兒也是生已足矣由此論之可見本世生姑爲生而煩苦實甚歲月漸消危淺無比則生而似死焉此理明甚無可疑也然此世界中無他生不得不以知覺運動爲生旣以爲生不得不以氣盡命終爲死但此死期凡有生者常當念之念之甚有利於道行矣故今猶須略揭其形狀也夫死之候有三觀

一在死前一在死際一在死後焉凡人將死卽先遭厲虐疾不可療已則良友泣涕屬耳誥之曰有後事宜相付囑者速言之矣命幾以泯矣吾從葦間聞此語則慄慄戰懼不知身後何如也惟默歎曰此日月已矣我永永不可再覩之矣吾所愛良田廣宅珍貝盈篋非我有徒爲他人積矣妻子兒女不得復相聚矣徒戀愛無益矣嗚呼已往若干年遽去如電而使

我至此殫歿也蓋曩所甚愛此時覩之甚傷心也存之以樂失之以憂則前多愛今多死矣是故賢妻孝子女此時避不忍見也見而增彼此之哀痛故也爲

吾友者或備棺槨或製衰麻爲親戚者或歛家具或守財笈吾展轉床第間惟有幽憂填膺耳此則未死前也死非他惟靈魂與身形分別耳凡二物相脗合者莫如靈與身之親切也合既密分之愈難矣兩友偕行于途臨岐尚猶惜別況一生同體之交乎哉卽見徧身失潤色而貌變目深鼻稜口暗耳燥足吟脉亂心動四體流汗哀哉哀哉夫人以母痛入世以已痛出之出入皆痛惟死時痛在我身尤切矣及至將死則仰而見天帝忿怒吾前行俛而視一生之歲月都費之以造惡向前而觀無窮之暝幽時下而視地

獄苦谷之門大開以我翕吞左右旋而睹鬼魔俟我神魂出身將之傷哉此時欲進而不堪欲退而不容欲悔而無及卽恨其生而死已此則死際也及至死後所患苦又甚焉何者死之後我之所存魂與魄耳魄卽爲尸尸爲腐肉腐肉爲蟲蛆蟲蛆化歸于土此則賢否無異焉請隨視惡人之靈魂矣夫旣出身外忽見移幽陰異界輒置之天地主嚴臺前以審判一生之所爲則盡出藉記詳載行事無遺于是所冒非義之財所取非淨之樂翫法欺君酷虐暴民順私意傷剝孤弱者皆來受其報也于是淆亂神道抗侮上

帝妄尊異端詐僞誣世無所懼畏既見天主威在上
審罰毋奈顛慄而無所逃也于是不肖人所掩諸醜
情陽廉陰貪外飾正內釀邪見過不圖改見義不肯
若諸隩隅闇事心中所藏逆公之謀非禮之欲非法
之念人目所不及一一發露不可蔽焉天地萬物并
我自心皆從而許我証我則我焉辭乎在生多見天
主慈惻天主寬容至此始見天主怒忿天主嚴威也
則我何禱乎誰獲解救之乎于是方知財賄已無而
惟有犯理得財之罪也穢樂之味速過而取穢樂之
咎常遺也傲矜之氣已隨風而散而惟留傲矜所招
也

人刑永悠不脫于身也則第得恨已恨天地懊惱而
受無限殃痛哭嗚呼不已矣此難之至難在死之後

常念死候備死後審

第四

徐太史明日再就余寓曰子昨所舉實人生最急事
吾聞而驚怖其言焉不識可得免乎今請約舉是理
疏爲條目將錄以爲自警之首箴余曰常念死候有
五大益焉其一以歛心檢身而脫身後大凶也蓋知
終乃能善始知死乃能善生也知家財乏則用度有
節知壽數不長則不敢虛費寸陰不然者如行霧中
前後不知惟見目下耳舡三老使舡必有路程有地
圖日記已行幾何以知其所餘於後也坐必舡後卽
知其舡前事乃以舵張翁之矣吾人行此生之路亦

如是也日記其日已往而自置已于此生之末乃能善迪檢一生之事也又如魚潛以尾引海中路也鳥飛以尾導空中路也行此世非如於海於空乎非以死候之尾永言念之難乎免焉恒以心居死候則知生際所當爲吾欲知生際一事當行耶否耶卽思此事是我死候所願得于生前者耶抑否耶如此開導豈不痛切哉古賢斐羅谷氏六年處塚內伯辣漫人之俗家門之外卽是墳墓出入顧瞻之西土吾同道幾百國大槩羣死皆于城中夫皆懼忘死之備而立計畫以自提醒耳昔西隣國有賢王傳不傳其世代

名號惟時君老僅一子當嗣國子輕佻無威儀荒縱自肆國民患之有司以誥王請戒諭焉王訓約百方弗若也則命士師曰王世子犯重法依律治之勿赦不日世子以舊行奸宄事士師拘囚訊鞫之律當大辟至日則出以行刑世子見事窘請詣王所與父王面訣許之至王前訴曰以王之子國之上嗣如匹夫死於刑下理乎情乎王洒泣曰非我也法也吾豈忘父子恩旣爾暫免汝目下刑吾讓爾爲王七日七日之內恣汝意行樂滿七日自往士師所伏法矣語畢卽解王衣裳袞冕服之令卽王位百官皆聽其命已

退而燕處了不與國政矣第俾一陪僕從世子每日夕卽提稟云七日限今已過若干日也如是諸日世子一意盤樂娛玩無倦獨至夕聞僕之提警卽大驚寤憂愁不勝迨第七日期已逼迫啟請遊樂畢無歡悰矣王至期出卽問世子七日之樂何如曰何樂乎王曰一國之力不足供一人樂乎對曰然而夕夕有一僕來以就刑日數提刺我心于是諸日日知我命就終竟滅諸樂已王曰人人日日無不就終壽數不等而均寡焉已矣以後汝可保國矣往昔所犯大赦於汝惟自今後令此陪僕依前七日夕夕提警汝念

也通國士民聞之大喜世子謝教謝恩而悉改前行父歿代立亦爲賢君也視此可驗幾載之教誨百端以移其心終不能致而七日死候之念致之矣是陪僕之設智者不可無也恐世事脫其心而忘之故也其二以治淫欲之害德行也五欲之炎發于心則德危而受彼燒壞此死候之念則一大湧泉滅彼熾焰故于懲戒色欲獨爲最上良藥也吾在世若已結証罪案犯人從囹圄中將往市曹行刑標榜我自負之以行而于道中適遇喜樂事猶堪娛玩乎若翰聖人設一喻狀世人取非禮之樂也甚善其言曰嘗有一

人行于曠野忽遇一毒龍欲攫之無以敵卽走龍便
逐之至大阱不能避遂匿阱中賴阱口旁有微土土
生小樹則以一手持樹枝以一足踵微土而懸焉俯
視阱下則見大虎狼張口欲翕之復俛視其樹則有
黑白蟲多許齧樹根欲絕也其窘如此倏仰而見蜂
窩在上枝卽不勝喜便以一手取之而安食其蜜都
忘其險矣惜哉食蜜未盡樹根絕而人入阱爲虎狼
食也是奚謂乎人行曠野乃汝與我生此 世界也
毒龍逐我者乃死候隨處逐人如影於形也深阱者
乃地獄之憂淚苦谷也小樹者乃吾此生命也微土

者乃吾血肉軀也虎狼者乃地獄鬼魔也黑白蟲齧
樹根者乃晝夜輪轉減少我命也蜂窩者乃世之虛
樂哀哉人之愚其取之迷而忘大危險不肯自拯拔
焉哀哉西土有兩泉相近其一泉水人飲之便發笑
至死不止其一泉水人飲之便止笑而瘳其疾也使
人笑至死之水是乃世樂迷人壞其心也止笑瘳疾
之水則死候之念耳可不旋酌之乎其三以輕財貨
功名富貴也夫物者非我有也非我隨也悉乃借耳
何足戀愛乎身後人所去所也彼所無用財爲亦無
重財爲矣吾曷不萃彼所之所尚乎惜乎妄人于已

所不在受譽于已所在受苦也夫物汝曾躋其得之
之娛而未試其失之之恨請毋觀其來觀其去毋觀
其面觀其背歟夫進而聊帶僞樂而退乃大遺真憂
也聖經所謂財人已畢其窠而手中無所見也言有
人夢捉得金銀滿手喜甚急握固之忽然而寤卽空
拳耳經不曰人財而曰財人以是貪得者非我使財
爲財所使是財奴也不曰得財惟曰夢得財蓋其富
厚百年猶一夜之短夢耳且狀其情以一舊事極著
明焉昔有一士交三友而情待不等其一愛重之深
于已其一愛重之如已其一甚菲薄希覲面焉忽遇

事變國主怒逮訊之詔獄士聞之卽急走其止衣所
已窘急幸念夙昔冀援手焉其友曰今日特不暇救
汝政與他友有嬉遊之約當候於此不得動移祇能
送汝衣一襲輿一兩耳士悵然歎息則走其中友愈
益悲泣訴已患祈勿襲前友特脫我于厄也友曰今
日適遠行不暇惟得借汝行至中途遠則至公府門
耳訊獄在內吾不得與聞也則益窘而悔曩昔擇交
之悞也旣而思彼小友素忠實或能救我乎未可知
至其所無奈愧怍不得已先告以二友相負狀又自
咎曩之菲薄請勿介意也惟幸念一日之雅願微大

德無棄我矣友曰吾故寡交恒念汝汝今勿憂此等
事惟我能任之便相拯濟爲好我者勸也言畢卽先
行趨王所此友之寵于王也異甚則一言而釋士竟
無虞矣是奚謂乎士遇事變卽人至死候上帝將審
判我一生不善行也其三友者一財貨一親戚一德
行矣夫財貨室屋田產自不能運動惟與我葬服及
棺槨耳夫親戚朋友惟送我山間及墳墓之外自不
能人矣第德行陰騭人雖不甚重之却能保身後之
急且以我抃也以是可見死候之念導人以明世物
之虛實矣能隨我者乃我事也實也不隨我者非我
事也虛也沙辣丁者西方七十國之總王也將薨取
葬衣命一宰臣揭諸旂竿之首行都邑中順塗而大
呼曰沙辣丁七十國王今去世惟携此衣一稱耳噫
詎不亦此意乎野狐曠日饑餓身瘦臞就雞棲竊食
門閉無由入逡巡間忽睹一隙僅容其身饑亟則伏
而入數日飽飫欲歸而身已肥腹幹張甚隙不足容
恐主人見之也不得已又數日不食則身瘦臞如初
入時方出矣智哉此狐吾人習以自淑不亦可乎夫
人于入生之際空空無所有也進則聚財貨富厚矣
及至將死所聚財貨不得與我借出也何不習彼狐

之智計自折閱財貨乃易出乎哉問何者爲真富必
曰廣有重物能恒存不受壞者爲真富故良田腴產
謂富人之本業焉夫田產于人火不得焚水不得漂
盜不得負而趨年遠不得銷損于諸物中獨爲堅久
故善持富者寶之何況于德更萬倍堅久乎德不畏
水火盜賊彌久彌固不相脫離生死我隨也此爲人
之大本業也必矣其四以攻伐我倨敖心也倨敖之
氣諸德之毒液也養教者其道心固敗矣夫教之根
柢本弱也以虛爲實以無爲有以他爲已也故常念
死候不俾自昧自爽已矣孔雀鳥其羽五彩至美也

而惟足醜嘗對日張尾日光晃耀成五彩輪顧而自
喜倨敖不已忽俯下視足則歛其輪而折意退矣敖
者何不效鳥乎何不顧若足乎足也人之末乃死之
候矣當死時身之美貌衣之鮮華心之聰明勢之高
峻親之尊貴財之豐盈名之盛隆種種皆安在乎何
不收汝輕妄之輪乎哉古者西土有總王名歷山奄
有百國幅員數萬里無勝其富而心敖甚猶若不足
旣薨葬埋之侈殫極華美時有名賢觀其塋譏之曰
夫人昨也踵土今也爲土踵矣昨也彼藏金玉今也
金玉藏彼矣昨也寰宇不足容之今也土窟三尺則

足矣嗚呼行世之際有尊卑死之後無尊卑也誠若象戲焉運于楸局將卒異位殊道及事畢覆局則雜位同道矣目者無所不見惟不見已也見已有道以鏡照焉人者無所不識惟不識已也識已豈遂無道乎以死者之髑髏鑒焉彼昔如我今我後如彼今也往日余有友常畫髑髏形懸于齋室以自警也庸詎不善於圖畫古器之設乎其五以不妄畏而安受死也造物主每造一物卽各賦以愛已之心是者不論靈蠢物物有之則畏死欲生之性人人均也然而生死皆聽天主命人自求死卽不可人強求生卽不可

何者天主固不令人自擅死也若士卒非帥命不敢離行伍也倘終竟不欲死是爲悔旣生焉夫生死之主借爾此生實陰約以死而還之如左券在彼不願死則失約而悔其已生矣貪財不可而貪生可乎欲負約賴人之財不可而欲負約賴天主之生可乎吾鄉人亞入西勞氏西極之名將也經踰阿林波山時方市市爲天下最盛或請觀之曰無貨不備辭曰有售長生者吾則往矣陋哉若人不貪貨而貪生并貪流也別有真儒承國主大封問使者曰上賜我此祿亦賜我壽命以久享之乎使者曰否此天主恩耳儒

者曰既爾我則往事天主自修我行以我身後求享
天祿矣辭不拜受夫願常生則進求常生之路可也
汝於死人之域于常生謬矣夫死候者須臾耳雖嚴
而速畢何當懼之乎吾不能無死然而能免死之懼
也狂者與嬰兒不懼死吾反弗克焉彼愚而後習也
愚能與人以安智能與人以不安哀哉夫真智之君
子備死也不畏死也死候無時不在其念譬如良將
時時不忘戰是備敵也非畏敵也夫死候之念初來
以威次來以慰卒來以喜也武士入都試或有驚馬
則數日前肄習之馬埒間使勿驚至試日馬已習弗

驚也人心也於死候驚馬矣吾以念死心習之埒間
至真死候則已習弗悞我大事也夫人所畏于死者
非死之瞬息乃瞬息之後所紀也此畏也最能引我
於善則宜存養之不宜卻去之也試思吾自今以後
有日將我一生中日日刻刻凡眼所視耳所聞口所
啖鼻所嗅四體所動才所論心所愛合理與否一一
籍計無漏焉無爽焉凡善與惡悉審察以按判孰不
懼乎既懼之必有助以斂心以謹行者矣故敝鄉有
賢者修道八十餘年臨歿時四體戰兢旁人問其故
荅曰是懼也非始自今也吾平生有之人曰衆皆云

夫子道已成也何懼者曰天主審判嚴矣其耳目我也猶人乎哉可弗懼與古又有一人死而兩日後復生又生世十餘年竟不發一語亦絕不見笑哂默居靜修其復死日諸友強問之惟曰人不知死後審何如使知之夫語畢而死蓋君子於天下無所與無所與卽無所愛無所愛則捨之無恨也其志在天上不在人間以彼爲家客聞欲近家不啻無憂且大喜焉以此軀殼爲囚禁爲桎梏則見其壞朽無任娛樂如囚人視狴犴垣壁裂桎梏壞爛乃望其解脫拘繫可歸故鄉何憂哉第兢業日慎不敢輒自居安輒自居

賢猶恐德未成也是以孜孜矻矻惟日不足矣徐子曰於戲此昔忠厚語果大補于世教也今而後吾知所爲備于死矣世俗之備于死也特求堅厚棺槨卜吉宅兆耳孰論身後天臺下巖審乎余曰迂哉重所輕輕所重莫凶乎是也文王墓在豐鎬而周公作詩以誥其後王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則豐鎬之文王文王之灰燼焉耳吾忘已之精靈而獨顧休吾灰燼乎夫遺魄朽於高朽於下終生思之未審何異歟棺槨所不覆固天覆之奚厭其薄乎然厚葬親者自是人情不必非之所丁寧者惟母自菲薄吾神靈焉此

世一生耳而身後永常苦樂皆自今造之今世也吾有不善可蠲吾有善可增此生以後絕不能也死後按察賞罰之時也有未犯王法未得罪于人而偶經過于司生殺者之前入其庭猶且惴惴焉矧終其身所爲莫非違天命獲罪于天臨死時將至乾坤主宰巖臺之前按我萬萬世罪殃而且得晏然乎不思乎妄望僥倖免乎自昧而不信乎謬矣夫善備死候者萬法總在三和三和者和于天和于人和于已是也得罪于天無所逃不從而禱於天孰禱乎繫在此則祈解亦在此矣卽復勤詢天主所貽至教習其情悔

責吾前非立心于守聖戒以息天怒以致其神寵此以和天也吾藏人非義財物卽還之其人嘗毀謗人玷缺其名行卽以真實語獎許之復成立之嘗與人交爭敖狠有讐卽恕宥和睦好待之此以和人也凡有以酒色自污穢本身以醜念邪情亂熒心靈卽時洗滌新新修善志歸道體或有誘感我于非義遠離廢之勿惜此以和已也嗚呼倘死者已受天刑今能復生于世一刻以改前非移心於道德不難出無量數價無苦不甘心取之以易之其如不可得而吾承啟心以忖悟備死候之實範不圖迅行之何心哉

田人十篇
君子希言而欲無言 第五

曹給諫問余曰聖人皆希言而欲不言也奚謂乎余
答曰夫言非言者所自須乃令人知我意耳若人已
心胥通何用言如人面語可省簡牘也聖人言以誨
民民自知則其言之功止矣民弗知聖人始言焉然
博雅之言言約而用廣蓋粹言比金鋌焉微而賈重
矣是以聖人罕言而欲無言也無言則人類邇於鬼
神所謂人以習言師人以習不言師神也故天主經
典及西土聖賢莫不戒繁言而望學者以無言矣曹
子曰吾幼讀孔子木訥近仁及利佞之說卽有志於

減言且聞貴邦尚真論今願聞禁言之法言幸以告
我以証聖人之旨以堅此寡言于同志也余曰竇承
命不敢辭然茲論也浩且博吾試揭數端子自推其
詳備焉凡不肖者言不顧行行不踐言則易其言也
言也如飛之彙一出口不得追而復含之矣鳥出籠
卽自此樹飛於彼樹言出舌亦自此口傳於彼口不
還也故智者多默希言乃爲翦其羽矣天主聖經曰
多言之際不能無訛能守已舌乃智之至也又曰愚
者不言則人將謂之賢者釋之者曰愚者未言與賢
者無異惟舌與音爲其愚之徵耳是故宜恒以手掩

口也東亂氏古之賢者于大衆會不言或譏之曰言
之窮乎性之愚乎曰然愚者不能勿言先世之所寄
臣曰惟命獨有一物臣不敢受寄問何物曰隱密之
言耳曰何謂也曰言也難收矣不洩之以聲恐露之
以形不漏之以醉恐傳之以夢也中古西瓠一大賢
瑣格刺得氏其教也以默爲宗帷下弟子每七年不
言則出出其門者多知言之偉人也是默也養言之
根矣根深養厚而株高幹枝盛也又嘗出一名師教
人論辯所著格物窮理諸書無與爲比至今宗用之
而其人每靜默希言或問之曰子自不言何能教人

言對曰子不見夫礪石乎已不動不利能使亦利焉
凡噐之小而虛則其聲揚噐之大而充則無音何謂
小人中無學問惟徒以言高耳君子充實而美斯無
言也善行爲善言之証也行也無音而言矣故曰善
言者不可以邪行壞之若言行不相顧豈不以邪行
壞其善言乎造物者製人兩其手兩其耳而一其舌
意示之多聞多爲而少言也其舌又置之口中與深
而以齒如城以唇如郭以鬚如櫟三重圍之誠欲甚
警之使訥於言矣不爾曷此嚴乎夫口也又心之藩
籬焉故經曰守言卽守心也園無藩籬外患卽侵而

毀之心無口之禁不止受外入之累自亦逃而失已
矣舌母先心可也吾未嘗不言而悔祇多有言之悔
耳敝社之東有大都邑名曰亞德那其在昔時興學
勸教人文甚盛所出高俊之士滿傳記也責煖氏者
當時大學之領袖也其人有德有文偶四方使者因
事來庭國主知使者賢甚敬之則大饗之而命諸名
俊備主賓之禮責煖氏居首是日所談莫非高論如
雲如雨各逞才智獨責煖終席不言將徹使問之曰
吾儕歸復命乎寡君謂子何如曰無他惟曰亞德那
有老者於大饗時能無言也祇此一語蘊三奇矣老

者四體衰劣獨舌彌強教當好言也酒於言如薪於火卽訥者于是中變而譁也亞德那彼時賢者所出俛者所出則售言大市也有三之一難禁言矧三兼之乎竒哉教可傳之四表故史氏不誌諸偉人高論而特誌責煖氏之不言也邦伴氏至德之士初發志修行卽入學其師方講經次經曰吾將守我行以免舌之咎聞此一旬卽辭而曰足矣請先習是句耳久修而後反學師問曰何遲之久也曰未盡習初句不敢還也自後德名藉藉遽入深山獨居默修用以晦迹削名而名日益高夫名也如影焉避就者就避者

而愈晚愈長是以邦伴雖屏居數年四方共景仰之于時有尊位持教官赴山中見之邦伴了無言官曰乞賜片言小吏取以布教曰子不取我不言何能取我言乎此可謂盡習初句者矣載香噐必固塞其口不爾原氣渙矣子承傳於心苟冀儲之以備施用莫若閉口默蓄矣吁今之學非爲己悉爲人耳故大學師有人以其弟來學其弟久侍而不言學師令曰言之余以觀汝夫人在目前必令言以觀之乎覲面則視其形聞言則視其心矣試人如試陶等焉叩擊之陶以音著其裂人以言顯其疵也西邑諺曰舌頻回

于病齒故吾先正每日吾未聞一人言常畏之往時
有一士巖坐于衆士列良久不言俄發言言其所不
達或曰此人也而終不言不亦可謂士乎默之一藥
能療言之萬病矣世之大惑者每從師以肄言無師
以習不言也第不言難惟英俊能之耳言欲遂而強
止之如以口含滅光燭豈不難耶誌載昔非里雅國
王彌大氏生而廣長其耳聳然如驢恒以耳璫蔽之
人莫知焉顧其方俗男子不蓄髮月鬻之恐其鬻工
露之則使鬻之後一一殺之矣殺已衆心不忍則擇
一謹厚者令鬻髮畢語以前諸工之被殺狀若爾能

抱含所見絕不言則宥爾工大誓願曰寧死不言遂
生出之數年抱蓄不勝其勞如腹腫而欲裂焉乃之
野外屏處四顧無人獨自穴地作一坎向坎俛首小
聲言曰彌大王有驢耳如是者三卽復填土而去乃
安矣後王耳之怪傳播多方或遂神其說曰此坎中
從此忽生怪竹以製簫管吹便發聲如人言曰彌大
王有驢耳國民因而知其事也嗚呼禁言之難乃至
此歟是故昔西國君詰其賢臣曰吾于卿屬有人之
胸特爲流言溝焉卽入卽出無留乎心無增乎行矣
彼喧譁之心無殊於隙甕雖斟之美液四處漏奚得

滿乎欲塞言之漏縱不得不言可不慎於言乎曷事
敗不因言而敗曷國覆不因言而覆乎所請人之生
死都由舌也善馬不轡街不可御人士不謹言不成
德東方鶴初冬去之西土道牛山牛山產大鷹鳥鶴
所忌也鶴過山則街小石恐忘而妄鳴且受害踰山
昉捨石矣人輩亦過此世之險山五欲之鷹張爪吻
以傷此心何不以默之石塞口而終日謹謹乎世之
害莫大乎佞者佞者以巧言迷人心如仇類以金爵
醜人命也其所言非昌徒以巧詞綺語飾而出之如
塗朱傅粉兒女之事非大丈夫之氣也東格刺得氏
當亂世卓立自好正言不屈奸人謀而陷之於罪被
拘囚以誅焉其門弟子大憂之獨已至死不色變于
時有一名士大雄辨論理無對則代之慟而作一文
字剖析事理申雪枉抑使東格刺得持于公堂庭辨
之必免刑也躬詣獄致之東格刺得讀畢曰不對不
堪用士曰此文言言切中夫子之事奚云不對不堪
用也曰婦人履稱我足我亦不著矣男子氣雖斷于
殃不取于卑陋巧言而汝安取之以自敗其德乎哉
佞者致言之病耳蓋言之期期以人信焉立言而無
人信如創室而無人居也人所深信乃其所明視耳

汝以言之葉矇之則有所不通矣故人疑而弗信也
藏麥於窖麥得土氣欲圻出而量之多于初然麥浮
敗矣言在佞人口盛而增多惟無孚也嘗聞人稱譽
人以多聞水聞稱譽以多言言雖善也多則人病之
善言不可多而虛言妄言罪言可多乎或曰既爾宇
內何以言爲寧不皆銜枚而瘖然行世乎曰否也聖
人勸寡言拯扶世流耳矣無言孰世乎禽世耳惟言
衆人以是別鳥獸賢以是別愚文明之邦以是別夷
狄也人無言虞庭何以拜昌言孔孟何以知言且今
多聞者從何而得聞乎利兵以扞國禦奸也有妄持
之以刺正人則目爲凶器而禁之非其人不藏焉是
貶言之原由人誤用耳聖人欲不言欲人人皆正行
矣如醫之慈者欲無醫乎乃欲天下無病者乎阨瑣
伯氏上古明士不幸本國被伐身爲俘虜鬻于藏德
氏時之聞人先達也其門下弟子以千計一日設席
宴其高弟命阨瑣伯治具問何品曰惟覓最佳物阨
瑣伯唯而去之屠家市舌數十枚烹治之客坐阨瑣
伯行炙則每客下舌一噐客喜而私念是必師以狀
傳教者蘊有微旨也次後每殺異醬異治而充膚無
非舌耳客異之主慚怒咤之曰癡僕乃爾辱主市無

他殺乎對曰王命耳藏德滋怒曰我命汝市最佳物
誰命汝特市舌耶阨瓚伯曰鄙僕之意以爲莫佳於
舌也主曰狂人舌何佳之有曰今日幸得高士在席
可爲判此天下何物佳於舌乎百家高論無舌孰論
之聖賢達道無舌何以傳之何以振之天地性理造
化之眇無舌孰究之不論與微難通以舌可講而釋
之矣無舌商賈不得交易有無官吏不得審獄訟辯
黑白以舌友相友男女合配以舌神樂成音敵國說
而和大衆聚而營宮室立城國皆舌之功也讚聖賢
誦謝上帝重恩造化大德孰非舌乎無此舌之言助

茲世界無美矣是故鄙僕市之以稱嘉會矣客聞此
理辯則躍然喜請貰之因辭去厥明日共詣師謝語
昨事以謂非僕所及意師之豫示之也師曰否否僕
近慧欲見其聰穎耳衆猶未信師曰若爾請復之隨
命阨瓚伯曰速之市市殺宴昨客不須佳物惟須最
醜者第得鮮足矣阨瓚伯唯唯去則如昨市舌耳畢
無他殺也席設數下饌特見舌視昨無異客益異之
主忿怒大詈之問曰舌旣佳疇命汝市佳者何弗若
我而惟欲辱我乎對曰僕敢冒主乎鄙意舌乃最醜
物耳主曰舌佳矣何爲醜乎曰吾解鄙見請諸客加

思而審之天下何物醜於舌乎諸家衆流無舌孰亂世俗乎逆王道邪言淫辭無舌何以普天之下乎曷天荒誕妄論紛欺下民無舌孰云之易知易從大道至理以利口可辨而毀矣無舌商賈何得詐僞罔市細民何得虛誣諍訟而官不得別黑白乎以舌之謗諛故友相疏夫婦相離以舌淫樂邪音導欲溺心夫友邦作讐而家敗城壞國滅皆舌之愆也侮神說上帝背恩違大德孰非舌乎無此舌之流禍世世安樂矣是故鄙僕承命市醜物徧簡之惟見舌至不祥矣客累聞二義陳說旣正音吐雅俱離席敬謝教是

後主視之如學士先生也以是觀之舌也本善人在用之非禮而言卽壞其善是故反須致默立希言之教以遂造物所賦原旨矣夫穀言無五毋有五有也汚邪巧謗誇五毋也真直益減時五有也言毋汚則近淨而潔者就之無縱吐汚言以咤小人而先穢已口也勿曰彼耳是宜聞惟曰吾口是當言耳惡言來吾用惡語報之是火將熾而吾施之鞞初惡一今惡二矣苟用善言迎之是火漸延而吾徙薪豈非以我善致彼善乎毋邪則近正而端者取之正心必發正言正言未必由正心也雖然而正言之時心能據正

恒自據正卽有邪心亦可匡也若果僞者并亦不能
恒作正言斯爲邪耳鸚鵡鳥能人言而不自達其意
平時諄諄與人無異忽逢櫻擾卽揚禽聲而復其咈
咈也詐正人善爲仁言而不自通其旨也無事便便
與人無異俄值拂逆便轉邪情而還其偏本也許不
可久矧能恒乎毋巧則近質而誠者尚之法言素樸
而自光美不求鮮華之飾戾言病醜不能不借于繪
工愚者雅之智者病之行行古之道言言今之詞耳
毋謗則近恕而忠者若之世道衰下讒言易發易傳
也故當戒口以言戒耳以聞也無聽諛者無諛故
諛人與聞諛者吾未

識罪孰重矣毋誇則近謙而敖者去之自伐善者非
因已旣行德而言之乃行德以言之耳如是以虛德
爲實慝矣以慝易德吾所伐善安在乎吾之譽在我
口是反爲訾也彼稱我善愛道而長已德吾自稱已
善昂名而泯已德也此五毋也言有真則無誕而人
卽信焉真言全體相結僞言始終不類也真者如明
燭焉光四射縱掩藏之必乘隙而出矣蒙者醉者狂
者三人之言咸真實無僞汝爲不然豈不居三人之
下乎直則無詭曲而人悅依焉直路一而去彼界近
曲之無數而皆彌遠矣汝冀蚤赴家莫善於從徑途

齊素三旨卽出帙觀之其辭曰因戒殺牲而用齋素此殆小不忍也然齋有三志識此三志滋切滋崇矣夫世固少有今日賢而先日不爲不肖者也少有今日順道而昔日未嘗違厥道者也厥道也者天主銘之於心而命聖賢布之版冊犯之者必得罪于上帝所從得罪者益尊則罪益重君子雖已遷善豈恬然于往所得罪乎曩者所爲不善人或赦弗追究而已時記之愧之悔之設無深悔吾所旣失於前烏可望免之于後也况夫今之爲善君子不自滿足將必以闕已之短爲離婁以視已之長爲盲瞽焉所責備諸

已者精且厚人雖稱以俊傑而已愧怍如不置也所省疚于心者密且詳人雖謂其備美而已勤敬如猶虧也詎徒謙于言乎詎徒悔于心乎深自羞耻奚堪歡樂則貶食減飡除其殺味而惟取其淡素凡一身之用自擇粗陋自苦自責以贖已之舊惡及其新罪晨夜惶惶稽顙于天主臺下哀憫涕淚與洗已污敢妄自居聖而誇無過妄自寬已而須他人審判其罪也乎所以躬自懲詰不少姑恕或者天主惻恤而免宥之不再鞫也此齋素正旨之一也夫德之爲業人類本業也聞其說無不悅而願急事焉但彼私欲所

發者先已篡人心而擅主之反相壓難憤激攻伐大抵平生所行悉供其後耳是以凡有所事弗因義之所令惟因欲之所樂睹其面容則人觀其行與禽何擇乎有人於此人其性也而將易之使禽其形寧死不願之今者人其形也而禽其性則安之何哉夫私欲之樂乃義之敵塞智慮而蒙理竅與德無交世界之痼疾莫深乎此矣他病之害止于軀殼欲之毒藥通吾心髓而大殘元性也若以義之仇冤攝一心之專權理不幾亡而厥德尚有地可居乎嗚呼私欲之樂微賤也遽過也而屢貽長悔于心以卑短之樂售

永久之憂非智之謂也然私欲惟自本身藉力逞其勇猛故遏其私欲當先約其本身之氣學道者願寡欲而豐養身比方願減火而益加薪可得哉君子之欲飲食也特所以存命小人之欲存命也特所以飲食夫誠有志於道怒視是身若寇讐然不獲已而姑畜之何者吾未嘗爲身而生但無身又不得而生則服食爲腹飢之藥服飲爲口渴之藥耳誰有取藥而不惟以其病之所須爲度數焉者乎吾輩此身皆當爲蟲所食其食厚味以益其膏不幾爲蟲作牧人乎性之所嗜寡而易營多品之味佳而難遂若窮極口

體逞意貪圖則以其養人者類反而賊人謂飲食極人多乎刀兵可也今未論所害于身獨指所傷乎心多聚飲食之處多來貓鼠蟲蟻多饕餮飲食之人多招罪過其身也僕役過健恐忤抗其主也血氣過強定傾危乎志也志危則五欲肆其惡而色欲尤甚豐味不恣腹色慾何從發淡飲薄食色氣潛餒一身既理約諸欲自服理矣古有問賢者何則爲學荅曰脫身耳解之者曰阻心之達真者莫甚乎身樂之誘也身之樂以重霾霧晦我心才使不得外脫種種諸像內釋五官之欲而往察物性以率造物主命也故有意

于學者先當拔心于身外也身也者知覺屍也機動備也飾墁墳也罪愆餌也苦憂肆也囚神牢也實死而似生也家賊用愛誘損我心纏縛于垢土俾不得冲天享其精氣也能拔此身百凶盡熄心脫阻礙任天游馴命矣古賢其餓求餒不求飽其于身也似仇而實親焉此齋素正旨之二也且本世者苦世也非索翫之世矣天主寘我于是促促焉務修其道之不暇非以奉悅此肌膚也然吾無能竟辭諸樂也無清樂必求淫者無正樂必尋邪者得彼則失此故君子常自習其心快以道德之事不令含憂困而望乎外

又時簡略體膚之樂恐其透于心而侵奪其本樂焉
夫德行之樂乃靈魂之本樂也吾以茲與天神侔矣
飲食之娛乃身之竊愉也吾以茲與禽獸同矣吾益
增德行之娛於心益近至天神矣益減飲食之樂于
身益逖離禽獸矣吁可不慎哉仁義令人心明五味
令人腐腸積善之樂甚卽有大利乎心而于身無害
也豐膳之樂繁而身心俱見深傷矣腹充飽以殺饌
必垂下而墜已志於污賤如此則安能抽其心於塵
垢而起高曠之慮乎哉惡者觀人盤樂而已無之斯
嫌妬之矣善者視之則反憐惜之而讓已曰彼殉污

賤事而猶好之如此懇求之如此吾旣志於最上而
未能聊味之未能略備之且寧如此懈惰而不勉乎
哉世人之災無他也心病而不知德之佳味耳覺其
味則膏粱可輕矣謂自得其樂也此二味者更迭出
入於人心而不可同任者也欲內此必先出彼也古
昔有貢我西國二獵犬者皆良種也王以一寄國中
顯臣家以其一寄郊外農舍並使畜之旣而王出田
獵試焉二犬齊縱入園農舍之所畜大身臞體輕走
躡禽獸跡疾趨攫網獲禽無筭顯家所養犬雖潔肥
容美足觀也然但習肉食充腸安佚四肢不能馳驟

則見禽不顧而忽遇路傍腐骨卽就而齧之齧畢不
動矣從獵者知其同產則異之王曰此不足怪豈惟
獸哉人盡然也皆係於養耳矣養之以佚翫飫飽必
無所進于善也養之以煩勞儉約必不悞若所望矣
若曰凡人習於珍味厚膳見禮義之事不暇惟俛焉
而就食耳習於精理微義遇飲食之翫亦不暇必思
焉而殉理義矣此齋素正旨之三也李子讀竟曰此
實齋素真指吾儒宜從焉乃謝而請錄之

重刻畸人十篇卷上

終



